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九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二十七首

劉大中丞

承咨查數事一一據實條答具在公移獨毀吏事宜有關兩省大計竊恐公移未盡故敢不避譙責謹以裏言中之閩中自調浙兵以來三見蕩平屢經克捷莫非其力而浙兵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賚予數亦不貲故閩地倚賴於浙兵浙兵樂趨於閩地情事之必至者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粮一日在

營則必給一日之食即境內用兵亦不容少況越境乎先年募兵於浙文移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閩不啻蠅集蟻聚甚者不由本院本鎮率多私募私投彼既擁衆而來驅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已為之收兵入伍縛其首事者重繩之當是時寇患方亟正仰給於外援軍儲所供可取辦於內帑故譚公猶可調停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定為分功移咨請發正欲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班戢於方來而在閩亦懲艾於既往矣其後趙公與譚公意見未協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

也及其受事之始僅餘帑銀一萬七千而未給當年功級及該季月粮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隻勞萬端幸而仰藉寵靈境內無警即可以省一日之食一人之粮於其誠幸矣繼而浙人得翁開府於閩有若二天何者謂翁視天下為一家視不肖為同氣也某恪守成議凡事必禀命而後行亦恐舊任義烏或有藉口子民託名報效如譚公舊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法以寢其謀耳承翁力排衆議發兵如期功被八閩非直一人之私感也近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放班兵數十無一歸屢翁致疑責閩查發夫放班舊例出

境則有犒賞在省院道親臨教場給之在路則有行糧沿途府縣查照長單給之統押則屬偏裨過關則報期日有司卷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留各兵何所給餉如果境內無警縣留下班官兵某脅亂無知容或至此而額外糧餉何所自來此可坐照而知也或謂出此入彼轉投別營則閩中三路官兵俱由撫鎮簡閱辨記年貌印給腰牌其餘各司道各將官一人不得私用似無轉投之所或謂出赴他省則江西直隸俱不用兵該縣政拙催科以此藉口抑或市人蠱惑未及致詳其言不足收也至若班兵更替

稽照成籍點發律以文法允宜遵行揆諸人情似甚不便何者浙兵赴戍率以慕利而來得利而歸者則保身之念重而攺他圖不得利而歸者則趨事之氣衰而復本業兼以家人生產各有緩急死亡疾病不無參差必順其情之所樂從然後可以鼓其氣而使有勇自昔浙兵在省亦莫不然此固情之所不可違法之所不可强者也如必人人定籍歲歲更番彼之所利者幾何乃束身而編遠戍惡能强以必從哉今之計但當禁踰額之兵不當問補伍之數翁以為何如各兵下班必赴軍門查發原籍似亦便事但自江

山至省自省至金華蕭伍而行非二十餘日不可一切行糧夫船之費歲計頗多況既經二旬又當議月糧矣如自閩給閩方詘之似難於常額之外加此供需如自浙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內之財在翁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在閩則重累隣國非所安心惟翁所裁耳閩中近練主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減浙兵三千自後則主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則應募者日少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兵端弭矣翁方抱隱憂蚤過亂略凡有血氣孰不知之況新安與婺為隣婺之不馴隣之震也某安敢故

為蒙蔽僥旦夕之利而忘父母之邦乎翁當有以亮其心矣向以陸兵蹈海致多折傷兵復請募二營以補北路之守緣咨文未達應募已齊閩中未接回咨乃復移文催促武夫不知紀法遂由間道入閩部其趨事之義於閩則忠律以方命之愆於浙則悖然非武夫之罪罪皆不肖之由誠願負荊待罪司馬翁能追簿責否乎志將自明詞涉過激惟翁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無任瞻仰之至不盡欲言

閩中上政府

福寧士命殘虜一一搜捕無遺事涉細微不敢復瀆

聖聽舟師追擊吳平累敗之於廣海近擄解報功級謹以狀聞但事在彼中須從彼省勘報夫吳平自廣入閩又復自閩奔廣據其形迹詎非為螫於隣顧閩廣唇齒之邦于隣之震境內之憂也初閩將有事於平平為積威所刦可傳檄而走耳竊計境外無備驅之出境彼且迴翔於漳潮之交晝地而守則老師越境而攻則絕餉非計之得也故當時陽許其撫陰伐其謀直欲以智取其渠魁而力下其餘黨可畢事矣不虞境外機泄平遂避兵而逃卒殲其半驅之南而尾擊之非閩中本謀也傳聞此孽猶在高廉之澣茲

已聚兵備之使有可乘固當不遺餘力詎敢自分彼此有懷縷縷未敢遽陳伏惟台慈照原無任悚息不具

又

比年閩寇陸梁倏滅倏起大抵皆盤據深阻以老我師我師裹粮入山其勢不能持久相持不下復託招撫以羈縻之然則彼之敢於陸梁恃此之習於招撫也龍頭寨賊盖楊一蘇阿普之遺由萬而千由千而百始則負固而抗敵繼則獻俘而求招皆其故智也竊計失今不治漫無所懲又將墮賊之術中而遺患

於意外矣故程督將吏寧曠日持久必拔其巢而悉平之仰藉威靈已獲全勝自此而寒反側之膽破洽襲之奸庶幾乎得息肩矣官兵暴露十旬勞苦萬狀候查明功級另爲乞恩吳平因瞷水陸兵齊遁居南澚流刼廣東佯爲築室而居陰欲治舟而遁廣東兵船尚無消息不日當另具疏以聞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大司馬楊公

閫中祗承　廟略春汛底寧此時有事吳平全師畢矣水陸既集風汛將回我兵之氣方新彼醜之居未

定此正可擊之時也羽書交馳使者相望廣東俞總兵已往南贛湯參將尚在省城閩人坐食待期居然策應無據萬一賊乘風便捩柁南奔在廣既不能扼其前在閩輒難以掎其後簡書可畏謂在事者何謀者謂賊陽築室而陰修船蓋將乘汎而遁俟北風起其勢不能緩師閩人各持二月粮計必窮追以責成效藉令廣兵如期而至相與掎角而一鼓殲之此上願也不然則閩人可爲者不敢不自盡其不可爲者亦無如之何矣極知南顧方切屬使者報命謹以裹言申之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吳大中丞

比來有事防禦久曠起居顧心邇跡遐知翁或不以此苛禮爲讓吳平情狀彊吏必以相聞其間掎角機宜惜内外虛實不相符合否則爲臨久矣近聞虜中又復沉其舟獲三四百級未知果否汎期過半海上寂然倘藉寵靈彼醜不敢西鄉又可卜旦夕之安耳某入閩不啻三稔塊然一身老親憚於長塗井於家食迄今未能迎養有懷明發謂王事何知翁亦有陟岵之思故敢以衷言告

又

今年以期遲甚登犯者只壹五百人幸皆一鼓殲之翁之寵靈盛矣獨龍頭寨殘孽負固不馴積雨四兵尚未舉事茲俟稍霽不日可平吳海之來翁已見之於阜閩之失策定惟厥初其後則境外無兵第恐驅而出柙爲廣中患乃若以隣國爲壑則非本心卒之册師未收全功則廣中以虚聲爲應而徵發皆未至故耳往承文告義正詞嚴竊恐或得於傳聞容未諒當事者之心也少暇當具顛末以聞茲不贅

又

札中披示寄語知翁將有事於三巢三巢負固久矣

往陽明先生在事未嘗一日忘之當先生時中外尚多擁閼乃今　聖君賢相操縱弄於中猛士謀臣張國威於外蓋千載一時也有非常之人則必有非常之事況得其時者哉故凡一才一藝之士亦宜乘時感奮以答昇平翁獨物色閫將而推轂之閫將敢不用命知翁智周千慮謀出萬全不肖何知何敢綴衍顧閫於粵為隣國不肖於戚將軍為同伙屬有吳平之役日夕與戚將軍討諸便宜敢不自盡其愚以效輿人之誦惟高明財擇焉一曰議餉夫居嘗而視三十萬亦云不貲竊計巢賊三萬有奇三部分兵亦必

各具三萬而後可以議戰守假令曾師綰餉大約非
六七萬不可令茲議留之數僅足三四月糧耳戰具
行糧功賞不與焉縱使有征無戰一鼓殲之如期而
往如期而旋計日授糧猶若不給彼或據險死守未
可急攻盡氣狂奔未可邀擊師老財匱其謂之何況
三省俱屬空虛閩廣尤為詘乏即有不繼智者不能
為謀願以今數三倍之乃可舉事如使費半而功倍
猶不失為公帑也二曰議兵巢賊盤據百年擁衆三
萬聞先後當事者屢欲興師彼亦慮深而謀豫矣夫
以一夫當關之險敵萬守之此非節制之兵誠難進

耿乃令三部節制果孰為優大抵命將軍之謀略石
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其所部非降卒則撫
民或士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梁難制竊恐二將軍
或未能責其一一用命又惡能制敵之死命乎哉所
云節制之兵戚將軍是已然戍閫之衆不過萬人方
剿吳平尚未畢事幸而事畢彼將奔命不遑但閫非
初定內而彈壓外而防禦不可一日去兵倘然以其
節制足賴使得一當賊鋒則必以三萬往雖盡發閫
戍猶不足以當什之三閫戍既空設有一夫不逞戚
將軍內顧且不暇惡能舍己田而芸人之田故必以

浙兵戍閩者留閩一年不必更代亟請發銀數萬屬
戚將軍赴浙召募先後新舊下班之衆一如赴閩之
初則三萬之師庶幾可集然浙江軍門方有厲禁凡
將士戍閩者一切以法繩之不少貸願請　明旨令
得同浙江軍門徵發他日亦同浙江軍門論功然後
乃無沮格耳三日議責成俞將軍宿昔名將習地利
盡虜情乃今贊帷幄之議者必俞將軍也惜其獨有
深沉之畫若無素練之兵他時將屬大計知翁必不
以俞易戚矣夫耕問奴織問婢必先盡其慮而後可
責其功俟吳平事寧願相期爲會面盡機宜執其先

資之言彼當思所以成其信矣不然所用非所謀所謀非所用猶慮其有遺策四曰議事任夫事關三省兵分三部必翁以總督蒞之則三者定於一矣然三部必各設監軍憲臣一人以司監督必得有才識習兵事者充之重其事權使得行其所部於計誠便知翁已有所屬願示之

趙督府

閩中仰藉寵靈春汛稍獲尺寸之效既又以其餘力搗山寇之負固者拔之不謂吳平自海南來舳艫蔽海册師以寡不敵遂敗績於玄鍾乃今大舉水陸之

師業已納諸哥獲將來可制其死命但因默齋西關求
可急攻廣中方聞募兵無及於事今悉全閩之財力
與彼相持秋汎已深海防尤急而計者無所措手閩
中吏士附有濟邊之詔皆將有望於袁州某不能為
謀敢不以請誠知發棠為不可復其如目前之計何
往者會計全閩軍儲賴翁獨持大議逆定成算某越
在踈遠人微言輕惟翁終始[illegible]況海隅猶在几席
倘然得請秋毫皆不貲也浙兵殘頁之議日益更難
乃今而知翁之所以為閩者無所不至有懷覼縷未
敢具陳塞外秋高胡馬不敢南向禁中頗牧翁實以

之柱石之軀願順時加愛不盡

陳侍御

翁在行部未敢亟問起居毋信使自南海來稍稍聞

無恙幸甚瓜期將及晝錦有期計得負弩郊迎以慰

饑渴今年島夷入犯不越宿而悉殲之寨賊盤據龍

巖攻之三月乃拔境内庶幾無大故矣不謂吳平連

引海寇憑陵廣艦侵軼閩疆乃者犯舟師執武弁意

氣橫甚閩中不憚徵發舉全力以應之獨廣潮無兵

扼其下流終不足以制其死命已屬監司待命憲府

惟翁肅將明命得從便宜乞遣湯參將盡舉所部

兵船刻期夾剿則或犄或角鹿死其手必矣否則師
老財費謂閩中孤注何凡百具在公移伏惟照察臨
書無任懇切不盡欲言

又

初大將軍以進止爲請不肖竊謂兵貴神速必乘其
未定而擊之適翁移檄諸部與此議同諸將奉檄而
行喜動顏色諜者屢報十一日賊船紛紛下海南竊
討賊將遁矣不謂天褫其魄則唯虜掠海南丁壯而
歸十五日傳子以舟師圍之十六日尚以小舟出戰
我衆沉彼數艇賊敗復歸灣中灣中山形如玦獨缺

兩端令以舟師環守其口而困之待其力詘而後可議進取恐與龍頭寨事大略相同我兵雖可以徼近功然亦已握勝筭矣灣中人多粮少衆心已離曠日持久或有內變亦未可知也十八日大將軍發漳州赴詔安次日海道亦往俟大將軍至彼始有定形有定計當再發使以聞

林侍御

昔稱舜功二十而除凶居其四焉今之元凶總斯四者猶不足以當其什一明公不避强禦獨以惠文彈治之　天子聖明卽寘之法持國是儆官邪發逋逃

之姦雪神人之憤此之為功煌煌乎盛矣不肖幸得從事卽為執鞭不辭焉使問三至辱不遐遺幸甚幸甚獨楊簿將命未達計必猶在行李間島夷乘汎復來而南北遍登者不下五百然皆不旋踵而破幸得保境內完汎已踰期今且息肩矣軍儲之議業已條上便宜尚未報可或欲就近而請給於籍人之數不識可乎使者出關謹授編以往對使呫呫自喜願以不肖之身從之薰風惟時民慍悉解願言茂對以介寵綏不具

又

閩中不憚徵發悉全省之財力以從　簡書經費既單無所仰給茲具疏上請將有覬於袁州誠願得翁一言闔事濟矣夫以逆類封殖積至二百萬緡非翁以惠文發之即殷殷露積亡誰何者翁爲　國家發此巨盗　國家即出數萬爲翁賑父母之邦奚不可哉即翁有言固不待言之畢也疏藁附呈用徼鴻惠伏惟照察不盡願言

俞帥府

頃挾感憤之氣語多不馴顧辱長者之言赧然汗下平賊破壘而出其意未嘗不在南閩人欲爲尾生廣

師久而不至虎兕出押評尋機何如海南不誅討
前雖有捷者亦難以議其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詎
願被髮纓冠以救同室幸而畢事使閩人藉此以逭
刑書爲虜多矣高明亮之

譚大中丞

邇來誅不肖而進羣賢庶幾乎堯舜之世此君子道
長之會日可見之行矣我翁郎吉伊邇固當移孝於
忠于時烽入三吳兵連百粤　廟堂側席已久敬告
司僕願脂車待之父子出境之師竟未底績此則强
弩之末固難責其遠功而彼中徵發失期遂使功虧

一簣惜也今年 春汛較遲始謂可幸無事既而禾寧
有警不踰旦夕而殲之既而福寧之警四至李參將
以孤軍而左右顧不踰旬日而悉殲之李子奉翁之
教以周旋卓然自立志不在小其諸戰績大槩具疏
槀中汛已踰期海上之事畢矣獨蘇阿普餘黨據龍
頭寨僅三四百人負固高居難以力取茲檄都司王
如龍將重兵往絶其粮道四面圍之屬積雨不能進
兵俟少晴乃進倘然奏績山海暫得息肩則境內之
福也前上軍餉便宜尚未報可往大將軍受翁方略
業已於閫外制之此必翁所樂聞故敢以告

又

酒人之器不過斗筲主者誘以一石投之盖能盡者什二三徑醉矣於是司正法其罵坐斥之兩楹之間由此而飲軟自如其流無禍未必非酒人福也使者自西來知蜀本無事翁將不能爲蜀淹不肖旣受人言亦將不能爲閩淹矣卽雲泥由此始豈不各適其適乎哉召募工伎則大將軍綱紀之其詳具在公移不遑覼縷邇聞三巢之師敗績二源之役徭期大將軍日望翁來與東南赤子更始卽西人繫翁方急馬首其將東乎不肖得弛負擔還於初服幸而有喙三

尺他日當爲　聖天子歌頌太平嚴樓川觀聊以終老翁昔所云清福庶幾近之翁其謂我何使者謁行揮汗陳布浣溪無恙願爲遊人憑一楊焉

陳直指

海上之役傳于欲出萬全必水陸陳師坐困三月而後可以畢事大將軍則欲乘鋭急擊毋爲老師費財不肖亦以海島風波難與持久假之三月賊謀愈工萬一諸酋操輕舟犯風濤僅以身免亦難爲備卒使吞舟漏網又將何辭況兵貴先人未聞遲之功也遂力贊大將軍議候舟夜俱足必在進兵無疑適得鄧

同知報云吳平已縛陳晉卿及王亳詣傅都司所此中猶責吳平面縛款塞始與處分即使平來則大事不日定矣知翁南顧方切輒以狀聞

又

不肖初接驛書人以告毋毋謂不肖孺子何怏怏邪當孺子初入戎行危若朝露即得歸骸牖下不啻餘生其後席　宗社之靈始有今日諫議君則又推轂孺子使得去危而即安孺子行矣不肖悚然謝曰兒奉父毋之教無敢詭遇以趣時受事以來自分不免久矣今茲之事不待驛書至而後知之何怏怏也毋

曰困也面赤云何不肖因攬鏡而重自懲非敢以失得嬰心而猶不能不爲毀譽失色則不肖之過也既則以　明良在上俊乂畢登即增損如不肖者百餘輩何爲輕重乃今名山大澤窅矣無人誠得操杖屨於其間庶幾乎疑似之迹不爲不幸昔人所謂廊廟之上不可有山林之下不可無不肖或其人也於是謀諸妻孥日治巖棲川游之具蓋由由然意得矣大將軍見過往往以此侘之大將軍猶懷妬心不肯相下顧鷹鸇鴻鵠各從其志耳大將軍其謂不肖何使人三往已三上書討次第得達承翁溫溫德教將以

材官露盥讀之悲喜交至喜則攘臂悲則沾襟無亦以自信之心獲明知己之遇莫報故也閩廣之事廟算在焉誠得馮婦前驅孟賁爲右虎易與耳彼從人後而攫餘肉者胡爲哉雲屏翁始入境不肖未敢以不祥之語告之然匿而不聞嫌於自諱願翁善爲道意幸也路車北發當使人申候於樵川不具論

又

聞報入告母氏往述母氏之言以告翁昨蒼頭自山中來家大夫方以釋負爲幸二弟跳梁無狀其喜如狂寡妻著布衣將從孟光後矣岑君方有大造於不

肖寧室且以爲恩何論當否翁愛人若加諸膝故惓
惓於不肖三致意焉即使冥頑不靈亦將俎豆之升
府耳聞十日得代恨不能以不肖之軀送之願行徐
徐毋觸煩暑者是日大將軍方有登樓之約使者適來
吾儕意氣相期當在形骸之外即不能白斗又惡敢
以豪飲讓他人邪疏揭二藁業已先呈計今達矣樵
川有嗣布者茲不具論

又

相依省會若景依形朝見則朝夕見則夕何知莽闊
及三山發軔猶在部中日相加遺無煩置驛遠猶邇

也況非遠乎茲且出疆信宿千里之外心雖嚮往謂
道路何嗟乎公既長驅不肖亦從此逝矣夫傾蓋如
故至今誦之不肖幸依繡斧之光非直傾蓋已也明
經同業通籍同朝將事同時蒞官同地兼之曠日持
久亦越二年即不敢自附爲同心蓋亦庶幾乎莫逆
矣至於慷慨自許憤激不平其性往往相近不肖宗
何從海內之士得一當公乃今行止不俱出處互異
有懷耿耿不肖爲石人耶方今　天子聖明老成具
在正公等大行之會畢力報　主之秋也鄧林枯株
昆山鼠腊不肖是已幸毋以不肖故而懈從事之心

海內名山待公轍跡久矣武夷君不能執地主禮願姑舍之彼其俯視武夷不啻培塿無足多也出樵川即爲境外其適可知下車里門當在三五之夕誠願以滄海爲觴神山爲豆爲太夫人稱壽何如大將軍爲海山圖不肖爲贈別圖將私屬短章以供嫺笑茲未遑也俟卒業專使致之不具

戚都督

言無不納公其善用言哉假令用公之言者如之百粵不足平也司馬上仙遊功狀金幣從出　尚方公身經大戰者三卻島夷萬衆視平海之役其難倍之

今茲議功曾不能以什一較之淮浙之賞不啻徑庭亦知司馬非薄公盖厚望公於方來也不佞因人成事猥蒙不貲有覥多矣當公與不佞急趣典化夜望仙遊白氣亙天未遑枕戈徒跣相語此何時也五旬有六日仙遊始得解圍使在北邊羽檄日至郎上無所督過論者四面起矣凡此莫非主德敢望賞邪備在同心遂覼縷至此不具論

又

得楊虞翁書南粤之事一意專倚戚帥豈容中止公即欲弛於負擔今或未能而承差又云陳公所上書

從錢粮不從總督恐又不能無掣肘也不佞以鼂見
放諸老猶不以爲罪而唾之兹將出境誓三緘吾口
示不可復用顧閩廣之事當路猶在多岐之間不佞
欲爲公一言恐罪廢之人妄談時政得罪且重俟次
崇安然後决筴軍政類考録畢即馳急足追來立待
立待

又

黃田以北憂喜則時有之大約憂者什三喜者什七
釋重負而息肩故喜遠石交而離索故憂要之身不
失謀故憂不勝喜自武夷而下憂喜乃均盖聞公之

涉世日以艱不佞之去公日以遠也頃公所上條陳

疏 廟議將決矣從之不佞擬上便宜八事將爲公

作同聲繼聞戎事更新不敢復開口矣屬晏狀元還

省附此布之丈夫萬里爲鄰何論潜見願公堅忍保

我士民不具

又

承差盧灼劉國翔至自 闕下逆我江干首問公所

論事可否云何則云 廟議許可矣旣而知陳文治

附有揭帖亟欲見之遂呼中軍吳生叩私發可否狀

吳言無害不佞竊以爲難旣而日所言公公則可發

所言私公無私使者亦無私於是冐古人之戒發而
窺之知諸老信之任之委曲成之茲百粵入閩之德
也内外封識如故各另加封罪在自專無繇肉袒然
亦恃公之肝膽相照休戚相關耳高明察之

又

陳世潮去後五日復得清漳書知明公孤忠不與之
狀令人扼腕第　廟議果有成算其於轉移不難明
公待之耳肩重者既釋負翩翩然以輕身而游故鄉
每從諸丈人行爲高會一飲可盡八斗容或以酒德
規不佞毋爲放飲人將謂假此以沃熱中不佞領之

飲復如故內省吾心則皆不釋安得款款邪家大夫進之庭則又以失養生之道爲戒不佞唯唯然尚未斷之也海山公歸省且久北上何時公在二境之交迄今得相聞否聞卽見示幸甚

又

項因程憲副人賀附之書疏計獻歲始得投邊歲暮邊警無聞部中或可稅駕矣江南冬煖草木先春明年不無災眚山人爲耕鑿計心竊竊然憂之幸而有年則一日不易三公也聞漳州告急懼將不支夫以騎刦代安平何以決勝千里如天幸閩廣必將復用

廉當事者因當爲蒼生握勝耳

王元美

沈生以六月至居數日輒聞人言卽戚將軍發使入吳僕受書不報則誠褊心人也澤雖自得飲啄其適可知二使者自門下來被我文采傅我皮毛神益王矣亟欲汎舟五湖從公爲十日飲爲妻孥俱在疢疾猶不能忘於懷旣而有事于撅綢繆不暇亦猶丹爲始脫緤鏇終不免於拘攣視彼翼飛垂天相去不啻千萬明春將挾顧季狂氏從公大海之濱使得一當門下酒徒卽餔糟而朽不憾也佳墨卿數十笏相從

三十餘年會闔省災忝爲祝融掠去猥辱徵令謹遵四人紹介其間尋當結廬黃山以自經紀其事與日者上之記室庶幾有所取材今未能也山中稽使人且久簡畧百端公故知我貧或貸其罰幸甚幸甚

胡都閫

歸人出境足下猶然相從掩泣路隅幾至哽咽即歸人有浩然之志寧能作石人邪平生汲汲將爲五嶽之遊比入山跬步不能出門戶大都生人物役即出處有差乃若玄同逍遙非有道者不能耳闊廣分部而治固三軍拔石超距之秋昔嘗以肝膽視之今不

兌爲秦越矣足下居將門最久得人心最深即僑賦
析珪賞在叅蟇顧言安意待之使人來乃辱垂問心
竊竊然不自安屏銘甚工置之座右如對顏色附此
陳謝不盡言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五十二首

塗中丞

歲云莫矣方與昆蟲墐戶以居又受命嚴君謝賓客斷杯酒日惟坐方丈室挾筴讀書飯罷則鼓腹而游游倦則據梧而瞑此山人之大較也使命遠至灑然攝衣拜之感懷百端別楮未能悉其一二茲不縷縷承示封事莫非經國遠圖計　廟議將無不從八閩自此定矣夫梓人運斤賤工血指其明公與不肖謂

乎文編拔工受賜無由裝妄大史獨不肖爲之序業
有成言頗七仞臺門爲之一縣簿惟其弗稱語曰身且
隱矣焉用文之不肖亦將從此結舌耳海内紛紛幸
明公在非惟不肖欲避當世當世又惡用不肖爲也
杪歲不敢復稽使者越宿遂行東望扶桑如見顏色
不具論

又

不佞有生蓁蓁然與草木同春秋耳薪者弗察肎然
舉肥項之多口呶呶竟以不材見放乃今退棲櫟社
保其天年幸也顧棟撓南國獨賴明公隆之尋纏墨

易斧斤明公受境內之累多矣然且不遺故舊俞走自千里來甚則念犬馬之年計桑蓬之日溫辭鄭惜不啻百朋即使北山有神猶將退然避舍況不佞乎猥念戎馬十年綈袍道敝迄今始反初服幸得承膝下歡至日弟先稽首天南然後稱壽堂下解衣為綏錫爵為觴殆舉宗之侈觀不世之極感也使旋虔此陳謝容嗣布之

姜使君 岳

弟罪狀較著公議猶或優容千鈞重任一旦息肩幸也自非蛾眉安得妬婦其於天人何敢怨尤社稷生

民賴公在事第庶幾得爲擊壤之逸民可終老矣此

夙心也惟公能諒之

又

行未浹旬閫事非昔矣諸將喪氣三軍解體誰能以

變䶦之言進曲逆哉平智有餘安劉必勃漢高蓋早

見之士不豫附而權分何以底績執此不變太尉殆

將不容乎乎乎乎竒計安從出乎初擬條具便事以

聞知意見不合恐無益徒瀆　聖聽耳此言惟公可

以告不復聞他人公置之不聞可也

陳直指

今年房居衖中卧病七月病少間幾喪内人兩人乘
以藥餌爲饔飧其情狀可知矣舍親使人至乃辱問
遺如汎彭蠡躋匡廬樞衣而待函丈無事七發門諸
霍然計太夫人就養豫章安享黄髮家君以下喜無
恙承下問敢不及之頃得成都護書亦局趣不得志
時事固多禁格其若之何南中軍功一時烜赫視吾
黨瞠乎其後矣明公復爲鄉國遠慮誰能居中籌之
不佞方有事逃禪冀就西方淹日月耳明公復語以
人間事非所敢與聞使人立馬索書草草布復不盡
宋憲長

頃上計京師謬當客禮不相聞問亦越九年過幸釋孥出閩閩公尋以護軍至彼都人士非公之賴而誰賴哉屬大將軍遣材官來知戎車行且入境不佞備在宿昔附此私布之往不佞鎮閩大都由護軍起乃今罪狀彰著誠亦自知其非所幸者彌縫闕失以安部中則公今日事也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陳輯穆而後有功河曲之師雖宣子猶將敗績昔之在事區區獨此心耳乃今不曰輯穆而曰比周則不佞之罪也公方繫海內望即閩事不足以淹公緩頰猶將有言直爲三軍祈後福耳野人食芹而美欲獻尚方不

伎是也惟高明察之

方景武

人言諸客客蕀門足下獨以翩翩見重嗟乎此足下

緒餘耳顧孟堅附車騎而名愈顯車騎得孟堅而表

愈高乃今若大將軍何論車騎即足下屈首書記其

無怏怏矣乎不佞四十無聞何足為壽足下亟稱之

不置心竊志之聞季狂嘉則相繼出閩顧足下及黃

生壹意精進毋傷寡和陳本中壯士大將軍雅重其

人倘有可乘寧不推轂不佞婚嫁未畢未遑五岳之

遊捐捐然乾沒里社父老問無復鄕往時或有所論

著僅足以相隣春佐迓鼓耳債人錄在別楮因附觀之

吳明卿

歸來日望君侯嚮用詎謂復從量移古人譽蹠而非堯皆是物也君侯達者直以馬牛應之無怏怏爲也不佞會戚都護于嚴瀨乘輿爲五湖游幸得習見李王二使君獨憾君侯不至八月觀潮後從海上歸備蔣電白過家始知領高州牧高州古荒服儼然以君侯投之此殆非不佞所敢知令人拊手笑耳李王二君迭起君侯守二千石如初山澤寥寥不佞願爲諸

君子居守君侯許之乎郎君就業𢟍益多今復何在長兒歸田里舉室安之此或君侯所欲聞敬附末簡

李選部

曩使人至閩使人還兩得公書兩得聞公起居狀如涉鶴湖如占叢桂如登𠌫然之堂計公以千里爲面談亦將以神遇不佞也不佞去襄五載親在未敢自以老稱聞公矍鑠如曩時而齒髮亦稍稍異矣退思疇昔寧無白駒之歎乎且聞江漢水災田租鮮入東𦉰酒稅損减有差如過高陽酒徒猶能取醉否也

殷相公

屏居山澤姓名不復入都門比年有採薪之憂一切
絶礎且山澤蹤跡奈何在三事間不佞非敢自疏懼
恩闇入耳先師吳公卽世聞此而哀可知公子伺
京師乞名世之言以奉大事凡諸質行屬不佞具草
狀之知先師者宜莫如公慈用不佞陸太常謂先師
秩居四猶然得以軍功乞恩其子且詣　闕上書請
卹典如倒幸公在事極知無不用情願力主之先師
得死所矣不佞從及門之後乃復多言則公子意也

譚直指

往承下問鹽政願具列梗槩陳之方在浪游不遑持

議遁者避暑湖上屛跡杜門一得之愚可以自效極知謇淺不足以當蒭蕘要以攷之　國典參之時宜揆之人心驗之事變似皆脗合鑿鑿可行願明公更定裁成日可見之從政曩聞欲爲建白具見開誠布公顧專命大臣方始首事儻然以爲可采轉告諸當事者圖之功不出巳而澤先及人真盛德事明公其留意焉羈旅之人出位謀國殆有道者之羞也願明公引爲獨見無謂不佞與聞幸甚幸甚

李于鱗

僕留滯吳門玆將復過元美爲布衣十日之飲聞足

下亦在行部計當還武林四月中旬或得把臂湖山間耳足下主盟當代僕猶外裔惡敢辱壇坫哉顧嵎嵎內竊業已有年旅幣無方寧復閉關距我也拙業三冊謹譯而奏之乞解其椎結破其侏㒧示以中國衣冠文物之盛不然荒服無敢至者矣先大父母墓銘幸得卒業已求貞石購良工待之

王敬美

僕業已約顧山人將從夜雪爲公不速之客屬有羈紲僕未能往而山人亦不果來市子學倦日視鹽米不暇則其習然哉春水生榜人或不避我公固避世

寧復避人由此而東則謁李君近矣明卿猶然不調且聞將乞骸骨歸吾黨翩翩誠難獨立無亦潤色太平諸儒咸在惡用雕蟲猶今以談之僕釋事晚矣遺詩鉅麗奪人目精僕無以爲酬非直病冗亦苦難耳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徐子與

不佞爲汗漫游將依公爲東道主留滯吳下未及相聞茲有事具區相去只尺山靈待公久矣公寧亾東顧邪敬從榜人相與信宿同行昔顧山人季狂張太學紉于也由此而泝若雲探陽羡諸奇願從公杖屨

後公豈有意乎謹介役夫待命門下不具

又

自震澤反吳門望公至旣又過元美待公婁江屬敬美歸而元美亦有事城府道昆西矣然猶與袁黃州俱徯期不至亦坐此耳使者至如聞命杖屨之間往于鱗謂公篇詠日新優入要妙茲幸得誦筴中所載其喜可知道昆竊比逍遙以㾮文墨它日將復從事願因副墨陳之今未遑也于鱗謂公六月當詣　闕下果然乎倘留須臾俟秋風生問道苕霅顧于鱗諄諄勸駕願公決筴遂行毋繫小子爲也聞孟嘗君當

出公門公其高尸以待喜音至將從于鱗東鄉舉酒以佐公驩道昆幸甚

又

往使者問不佞山中卒卒無以報稱德意比來病甚一切不問人間事獨與二三佛子俱妄自云游戲三昧耳頃倡聲林之役待諸長者布金者屬吳虎臣首應義舉茲周游宰官若善知識首謁使君第力任此一大因緣成無上功德比丘祖胤亦習使君茲至聲林日爲使君頂禮他日抱送不啻徐卿此自然之應也虎臣有燕趙士氣有事名山大川所急唯使君及

于鱗元美耳于鱗白雪樓詩集鄉人欲求善梓梓之不佞所得集已付祝融願抵魏順甫郤寄一部幸甚

又

往年二三君子畢出草澤寥寥不佞獨被短褐荷長鑱冐然爲二三君子處守自惟菲薄惡能媮快勝任乎八月錢塘觀潮乘西風入歙浦忽忽歲暮復爲白岳之游春來負笈天都假館浮丘翁所賓客問謁一切弗通屬內氏病羸歸而臨視使者至與行會不佞幸哉郢中不佞舊游岳時湘靈望公久矣他日抵掌膝席屈宋在焉顧不佞方避公卿貴人未能操杖屨

從公年新詩愈益入細把翫可以窮年不佞近苦疢
留山中未遑就正屬有事湯藥志亂心煩跂望天南
無能致一語春風載道勉矣加餐不具

吳宗高

不佞爲方外游所至不求自通於長者毗陵信宿乃
復東行會舍弟道化自山中來將欲受業公子所吾
兄以經術霸海内而羣公子則又翩翩稱奇即帝氏
明經當避三舍矣舍弟時過而後學誠自知師勞而
罔有功倘以金篦導之則衆生皆佛性也謹爲紹介
待命閽人惟高明照察

游少司徒

不佞雅欲東游今始泛錢塘浮震澤棲息金鼇浮玉之上會栖霞佛子至招不佞西不佞適有吳門故人之期不果往顧從佛子幸得聞公起居往不佞爲栖霞記般若堂會未聞道不自意得當法眼乃亟稱之其事始於王仲房其人懶慢迄今猶不能舉竊計書經刊經諸役宜莫如吳人鬻者遇王元美業已商確其槩今計刊經之費不啻什金戚都護授之五金不佞授之一金有五有不足者願就公乞之不佞挾佛子過吳門出此什金以授元美即有不足輒於彼取

盈亦便事也書經姓氏必質行高明通內典者居之
若南太宰吳公大宗伯趙公當世第一流也願借二
公以爲此經重公幸以可否請勿謂不佞之言猶必
趣佛子及我於吳門庶不後事華嚴經寄我一部須
牛首子昂書刻爲佳推轂紛紛公當自此北矣倘能
待我棲霞佛子所請以三秋爲期敬白

湛溪上人

敝郡僻在一隅居人未始聞西來義上人儼然見客
會大川業已北遊香積不供殊爲獻笑此時阜錫且
久廼知五濁世界悉變清涼不佞心切皈依尚阻炎

海惟西向稽首而已從如昻受西僧宛若經行而聞妙音竊抱病始平尚禁思索且獅子一吼百獸不鳴理固然耳八月西歸或得繞足而求密義不盡言

王仲房

江民璞赴江西不佞治咫尺之牘載言爲贈公善民璞雅以獨步傾南州誠得借公片言瑕疵皆和氏也諸體稍備七言歌行非公不能任巳紹介民璞先談虔此待命立馬應之可也場功畢耕人稍稍息肩往公欲過草堂此其時矣

陳達甫

徙中溽暑不侵亟欲置丈人于泠風之閣開丈人方
空五蘊覽四禪清凉在坐視此不啻蟣蝨何問視融
入秋有事清齋一切屏酒肉恐坐不飽未敢以勤丈
人八月下旬凉風起土囊之口灑塵淸道頫駕牛車
而西此中亦山水一區不可無丈人之跡故也遊城
陽山記聞丈人業已見之諸詩亦成所不者二章俟
目告稍郤他日具陳民璞又復解官吾黨得一良友
幸甚幸甚

又

挾筴入山業巳踰月丈人有成言矣願御光風翔天

都也不佞蓋日望之

查八十

僕客浮丘翁所久矣不聞希音專遣輿人越邑往迓陽春載道顧惠然肯來僕侍浮丘翁相待咸池之上耳

戚長公

長公居塞上僕入山相去不啻縣寓程使君尚未還縣未得長公報書傳聞司馬論海上功長公進秩自長公視此若固有之顧起家萬户位極人臣亦吾黨之休也今歲深入黃山謝客斷酒將有事著述頃之

日告踰月竟不能搆一辭時而偃臥時而漫游迄今始識山林樂地耳四方之志㝱寐不萌盡庶幾乎眞隱也獨與二三弱弟商確壯游俟長公長驅大漠收破虜功幸得載之後車縱觀羽獵命酒行炙與部中樂之國士稱觴胡雛奏伎酒酣授簡髯鬍弟子虛他日內之歸槖藏之故山固古昔之所夸詞人之盛節也明年婚嫁畢惟長公可否之山居惟烟霞木石無以託千里心一札八行願置懷袖

顧聖少

使者持書至竊憶足下且杖靑藜訪浮丘公輒呫呫

喜發緘見書及詢使者知足下將歸吳此不佞志也則又喜過望足下好游幾二十年乃今得返故國凡有心知莫不詫其希覯矣暮春倘泛扁舟相過山家釀秫請與足下爲十日之飲傾欲浦爲上尊蹴天都爲加豆舉觴浮白相視揶揄顧非人間樂事乎元美子與誠願附使者脩問心事覼縷今茲未能相見幸爲不佞致此意不盡

沈嘉則

暮府使人來辱命之再兼爲新篇卒業不啻百朋季狂將過山家適歲杪不得僕馬已遂乘舟爲歸吳計

期莫春乃入新安耳足下復有初秋之約何幸如之
近作一章附上求正王仲房相念殊切謹附相聞

歐楨伯

從兩生拜問之再如親承之今年挾虎臣入𢇁中尋
病目盖自春二月至秋七月不已一切擯詩書八月
從諸俠少夜行游復病眩既而婦病三月迄今未平
日以藥石爲糗糧其情狀可知已往承文事之役惟
辱命爲兢兢足下顧督過虎臣非虎臣過獨二豎子
當就戮耳聞足下轉官矣果能留苜蓿待故人乎軺
中集序敬附虎臣奏之誠自知其不文徒遣諾責而

巳歲且更始行矣加餐不盡

陸無從

虎臣挾筴自廣陵歸不自意得琳琅千里外長歌浮白三山猶在吾目中屬臥疾雲門不相聞問久矣文學且移官去柰何奪足下良師昔人以萬里爲隣相去非遠知足下直從游方外耳舍親吳鴻臚築曲水園願紹介不佞求足下高詠曲水亦吾鄉勝事也幸毋金玉爾音不盡

吳鴻臚叔美

病目三月服役愆期菴橋巳增入記中終覺補綴倘

不以爲朊略仍從舊藁何如況效輞川題兩端具在即不入記無傷也高明裁定之吳中工書者唯文壽承許元復周公瑕此外則唯陳方伯雨泉工大楷書金陵邢太史雉山工古篆兩君爲縉紳高跱亦復名家如力能致之東南之美盡於此矣額書私分姓氏似亦不必拘拘或各盡所長他日棄彼取此尤爲上策記須小楷詩或行書文許二君或恐遲暮公瑕猶能任此乃今黃淳父姬水俞仲蔚允文及壽承之子皆能書願擇而使之可也吳有定小篆及八分視數子不多讓鄉人貴遠賤近目爲東家然不可不屬此

君當一面耳病軀甚嘗屏息山居東行何時不遑追
送炎風載道願言加餐不具

金方伯

自不使歸田冢口斷斷往往傷及麟鳳反視不使當
時事豈不幸哉顧楚越人言明公即王雖有巧歷莫
得其端嗟乎彼黜麟鳳以爲不祥則梟獍祥矣明公
得此爲善養計又何恤乎人言不使往年會大將軍
留吳會者八月歸來入山高臥庶幾羲黃上人顧高
堂既壽且康塲功僅足饘粥天固將佚我以老不佚
何爲　君相方致太平吾儕幸得及於周瀞勉矣彊

飯毋問四方不具

范少司馬

明公勳伐在四方高義在山海海內之士莫不延跂願供掃除往歲東游亟欲相從鏡湖之上屬場事未畢乃竟歸田至今猶詘然矣平叔至乃拜問遺後進甲甲柰何折節至此當世二三作者具在四明道昆操業無常直劍首一吷耳顧復考之以比竹合之以八音非所聞也明公廣厲來學意何烝烝顧方臥病近稿多散軼不收俟檢錄若干篇紹介沈山人就正平叔先發謹先布之不盡

聞公子

近聞莊簡公軼事者昔居南刑部與南禮部霍渭厓公抗疏辨論職守義正辭嚴二三故老猶能誦其大都惜未得全藁願公加意捜索增入傳中又聞豐南禺疾稍愈近日手書必佳願爲小子購其精良則不貲之賜也周廣文已轉褁府向所索者當寄之襄陽燕翼堂文尚負諾責惶悚惶悚春和願自愛不盡言

程辰州

海陽諸大夫往往以善仕勝即不得二千石業已兼素封而軼之君侯自沅陵還猶然一布衣耳聞稅駕

且久日惟閉戸著書不佞索居而坐馳如在謦欬之側使者將命至亹亹數十百言君侯先得我心無亦臭味差近耳新著成帙不佞願得而徧讀之知君侯無讓太冲不佞願為玄晏雅聞郎君材譽得沉碑卒業居然大雅不羣韋氏玄成今見之矣世方弟靡惡能與夸毗子議出處哉同心之言無事右券願君侯與不佞勉之而巳

沈問之

往君侯過不佞不佞君從千古遇之篝火夜行抵掌曾未得其什一迄今猶怏怏春風至將從君侯于桃

花流水之間顧山人方有事逍遥未脩紹介兹祝融用事遂使山人不急于君侯逝將以秋爲期或得一往禮務施報豈爲山人設哉類纂新編卓矣有裨古昔不佞幸得卒業忻爲執鞭不辭顧首簡諸名家猶挾延陵相術俯仰天地誰爲君侯知己者邪虎臣同事鍛中無日不在君侯左右頃欲薦鱗于聽筭忽忽愆期比得四詩不欲删易亦父老田間謳耳屬僕夫先往藉此告虔君侯亮之不具

周紀善

往不佞守襄陽願以二千石博一相國則王賢也材

如碩耆猶然以王傳行乃令江漢名都賢于長沙江
都遠甚足下豈薄襄陽邪歲四月　新王始封足下
趣行矣外折簡致諸侯王若監司部使者若中貴人
悉附行李誒新王受社發使脩賀願為足下申之

襄中宗室

當世王公貴人享有福澤則天授也要以徵應不爽
亦必有所由來佛經以布施為因緣或非虛語僕無
心用世久矣頃欲以出世間法開不二門遂施地為
肇林大有建置顧茲願力必得王公貴人主之屬舍
親吳虎臣周游謹以聞之殿下儻與一念為南士主

盟則河沙功德無以踰此虎臣倜儻俠士才方程自
邑而氣槩過之置之上坐可當高陽酒徒凡百具在
疏論及贈言中不具述

王元美

得京口書知公且彊起既不得請則之官無何又進
東省東行者相望卒未能致咫尺書歲大半臥衖中
去人羣遠矣秋至時時有東意終病懶不果行將命
者臨門纚纚皆出肺腑古人爲親奉檄奈何獨往以
傷親心僕疇昔之言則睹一隅耳諸君子畢出居無
留良僕何人安敢竊冨名山大澤將舍故業託精人

逃焉諸長者布金當役之半今且首事矣公爲三教盟主願發光明藏施摩尼珠他日紹介吳山人守淮惟公所命公復責僕以時事僕則安能儻然卒老招提願爲明時一緇衣耳承使者以序來討僕受諾責何辭大方之家前者郤步顧僕有成言矣柰何廢之十宿使者于家乃始卒事其間以出游廢日者什五病者什三故遲遲使者行耳往欲爲司馬公誄尚冐後期新詩餙我弘多未能屬和無任赧赧不腆之幣列在副封幸麾入置之

吳徵君

春來浪跡吳會入夏始返錢塘得十岳山人書知二高僧居上方經室久矣往大川頗脩戒行未悟指歸故不佞遣之京師就彼掩關聽法不虞二高僧以夙約至香積不供如昂一小沙門將欲畢先師之事亦已難矣儻得檀樾諸長者慨然樂施則一稊米可作須彌宜無難者徵君一方領袖寧亦有意乎吾郡中好事紛紛獨輕佛子謂不足施二高僧在容不免見笑于大方十岳山人亦以此爲言固吾鄉萬代瞻仰也客里方困乏就諸故舊募什金遺之願徵君主盟帥諸長者以終盛事非惟二乘之幸抑亦一方之光

也大川以脩行往期三年而後歸諸徒糊口大邦惟
特徵君作功德主相見伊邇俟面陳之

陸五臺

公以好佛聞十方十方佛子歸公如流水頃浪跡吳
會將從諸佛子造公門絡縛塵緣無繇歸法藏耳政
方更始巖穴畢登越在東隅庶幾極樂公獨遊方之
外儼然爲三界王盟即位極人臣方斯蔑如也往比
丘慧光以寫經請草草即次未及致書茲屬縉上人
持陳中丞書謁尊公附此私布弟少年從縉假館其
人亦頗稱詩老驥悲鳴思見伯樂伯樂其謂之何弟

亦將西歸言不盡意

曹太史

浪跡吳會得侍同游握手爲驩不啻昆弟乃若禮意稠疊惠此羇棲藏之中心無用口舌爲也初願先驅虞山即尋陽羨屬表黃州有故欲去詒我先之太倉既而黃州從此歸雲間弟亦移舟問武林道矣然黃州復陽羨之約計必不敢失長公之期叅則仲夏晚則仲秋又當以杖屨從公耳向者沙門以刋經請公慨然結大歡喜緣玆張幼于部署行間業已首事敬遣沙門待命閣者惟公爲功德主庶幾不日成之彼

不敢徑謁玉陽史公孟河馬公幸公爲之紹介二公功德無上視此不足以當一毛但得普濟皆如公所施者足矣非敢爲過望也相見均當面叩不盡言

顧方伯

山人浪跡湖海惟公不棄故舊就而與之游談受益弘多其何以答明德觀潮後乘舸西歸歸則爲白嶽之游未遑致謝屬沙門還無門洞敬問起居聞襄事有期方在封樹願言自愛毋已太勞無門洞說經則山人首事幸公儼然爲盟主沙門始有依歸聞彼中掌禁者或不能容茀恐懼喜緣將爲煩惱障耳惟公

爲之護持脩羅自將退舍無上功德厥有攸歸即山
人僻在一隅猶當爲諸天合掌頂禮頃多事且多病
竟以諸責得過於田先生少暇即當搆思毋敢爽約
惟高明幸察

信山上人

公持西來赤幟高踞金陵敝郡蕞爾之區何知龍象
公顧不鄙僻遠豈以獦獠亦有佛性邪大川遠遊失
地主禮僕方浪跡吳越畏暑未歸翹首菩提無由聽
法悵望可知矣臨湖西望無任懸情水面蓮華如覩
法眼秋風卻暑計得還山不知猶得駐慈雲否不具

隱泉上人

西方之教未始行于吾鄉唯公家世總持則皆自吾鄉起然則爲吾鄉興教者非公而誰僕方有事肇林業已經始門下法孫覺忭謁公不忘故鄉即得山水一區且棄官老矣肇林去清泉五里而近足爲菟裘新都自開闢以來此蓋第一希有之事公以此老則又第一希有之人一大因緣寧有出此倘公誠有歸志明年介公眷屬迎公京師行者爲吳舍親其人多能事招提規制宜莫善于京師願遣一力引之徧觀諸招提擇其善者以爲式疏論二冊奉覽高明照察

之

吳孝父

往從舍弟聞足下義甚高繼又聞足下著諸瑯琊將叩守藏人以覬覯羡相去伊邇病懶未能得瓜洲書具悉足下不遺之念貝經金像受賜弘多重以新詩照耀心目即使招提成多寶地幸哉幸哉僕將歸吳處此布復不具

黃淳甫

浪跡吳會幸得結足下驩乃知名不虛立士不虛附高義較然著矣趣行未及面別于心終不能忘肆忝

至武林知石經多出足下手河沙功德不可思議他日布諸十方當不在中郎下矣慧光還吳附此陳謝東遊諸作未暇刪定容入山次第上之

張幼于

僕羇旅人也足下遇僕一見如平生懽幸矣初與曹太史約自虞山赴陽羨其歸道必出吳閶告別匆匆私計猶得亟見屬袁黃州有歸志導我先出婁江至則彼還雲間僕倆倆不能獨往會元美出僕遂行皆非始願所及也足下爲沙門作大功德寫經勒石計日可成沙門從僕入吳業已三月專事此耳惟足下

邪意勝果速成庶幾僕不負沙門沙門不負遺教望
之望之疇昔長公及桐江公過我市肆自震澤返日
苦雨未及報之謹附姓名以謝不敏願為紹介令先
公諸刻尚遺元美參望銘狀二篇乘便檢寄乃可從
事不盡言

戚長公

聞足下勞苦邊事不卹不貲之身藉　宗廟社稷之
靈無恙幸甚頃介吳生出塞上干以善因既得塞上
書誠自知昔者過矣足下千僕莫逆將保僕以令名
莊生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名不必毀亦不必成顧得

主何如無間賓矣要以足下所持論不啻藥師敢不
佩服孤憤一編五羖皮二願上幕府不盡言

張大司馬

嘉則平叔遞入新安拜命之再兼之論著累牘不啻披雲漢而快覩之明公折節而下無能何惓惓也頃者　聖明在上側席求賢凡諸有名公卿畢起岩穴明公功德著矣顧皭然避世而壹意立言藉令位極人臣孰如不朽盛事所謂在此不在彼者章章矣昆不幸有狗馬病屛居衖中上之不能挾杖屨為采眞之游下之不能著一家之言藏之名岳徒從諸初學

學無生耳文苑文範計已畢工衡石名家張皇當代使後之學者知所嚮方此百世之利也嘉則見答無日不誦明公屬東歸神與晨風俱往近作不足以當尾生何敢輒陳於鐘呂之間家弟私錄若干篇乃爲嘉則持去償明公不廢樗散願受繩墨于大方幸甚幸甚

王子中

不佞少負不羈竊自比于狂簡夙聞先生王盟吾道從諸有口者耳視之中歲稍傳先生緒言猶之乎逢心耳逦來游談方外恍然有概於中既而從大司馬

譚公御史大夫趙公聞所未聞乃知先生天下士也
不佞生同時産同域曾未獲親炙于今日其將如百
世之下何吾道自孔氏以來無任之者宋儒自以爲
得道規規然以言行求之即彼居之不疑未免毫釐
千里王文成公堀起東越倬爲吾黨少林爰及曹溪
則先生在乃今排擊文成不遺餘力天下其孰能宗
先生邪顧先生春秋日益高不佞髮駸駸短矣藉令
先生享有壽考足以待不佞而終餘年不佞方與時
浮沉去志未決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屬御史大夫取
道東歸紹介爲問往者遞勤提命豈託神交倘惠然

之音振我空谷則亦一聲聞衆也先生許之乎

又

明公爲吾道主盟耄期矣倦倘得摳衣而受提命庶幾牆面或有睹焉乃今逐逐市朝日汨聲利是猶望恒山而之郢郤步而求前者也承示問難諸亹亹乎擴文成公所未發曹溪之擬孰謂非倫公笑僕以寒山爲文殊信乎無二文殊也巳良知猶言般若格物猶言刹塵塵之不昧刹刹圓融此觀自在之深般若也來教謂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是非者善惡之分猶所謂規矩也必亡是非而後可以言有

哄哉惟公能道之惟吾黨二三子能心悅而誦耳而
牘中往往斥佛氏爲務內遺外其爲儒者衛道之心
乎抑亦行其庭而未見其人乎僕嘗謂般若即良知
行深般若即致良知信無二道此疆彼界則世儒爲
之町畦劈破藩籬非公不可無所擇而後語此最上
一乘義也公能俯而就之何不可哉

江民璞

今之筝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
即有三嘆不惜再彈公無遂休恐令知音快快耳某
因人成事謬爲舉肥者物色之簡書畏人義無所避

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乃若振急持危心與髮俱短矣來書覼縷尚多溢喜之言非至教也近讀公送使君詩爾雅而有直體於古何讓敬呈近體二首兼近作一帙供奉姍笑平生以漢魏爲口實乃今從八代之後而漱其下流所謂餐蘖鳴琹無論工拙惠子知我幸一一彈射而誘進之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